

清雕黃楊木西園雅集筆筒

本院三樓「匠心與仙工：明清雕刻展」陳列室中展示一件大型精緻的黃楊木筆筒，深陷鏤刻的人物，鮮活生動，彷彿即將從木料中走出來，您注意到了嗎？本文特別為觀眾介紹這件難得的作品。

陳慧霞



黃楊木的紋理細密，木質堅膩，

色澤澄黃，經打磨後光潔高雅，非常

適合雕刻工藝品，院藏梅花臂擱（圖

一），寬約七·一公分，縱向截取一

段木片成形，鏤空雕刻疏朗的梅枝與

花，構圖簡勁，黃楊木細膩的質地清

楚呈現。黃楊木生長速度緩慢，通常

直徑二十公分的原木要經過百年才能

長成，木料本身價值不菲。根據方志

記載，陝西、廣西慶遠、貴州銅仁、

瓊州（今海南）都有生產。

西園雅集筆筒的截面呈不規則

圓形，猶如一片自在的雲朵，與上沿

繚繞的雲氣互相連結而呼應，最下沿

為崎嶇的岩石地面，其間流水斜穿、

古木縱貫、老松攀附，文士三、五人

各擁一簇小天地，舞文弄墨，談玄說

理，不知為人間或仙境？

明代晚期以來，社會文風鼎盛，

未能仕進的文人參與文房用具的設計

製作，提昇工藝作品的意境，另一方

面工匠深染文氣，將書畫二維平面的

構圖，轉化為立體三度空間的表現，

充滿巧思與創意。本件筆筒描繪的人

物和場景就是根據明清流行的「西園

雅集」圖樣而來。

根據學者的研究，「西園雅集」

可能是一場傳說中的文人聚會（註

一），北宋末年駙馬都督王詵邀請當

時著名的書畫詩文名家：蘇軾、黃庭

堅、米芾、李公麟、秦觀、圓通大師

等十六位，飲酒賦詩、琴棋書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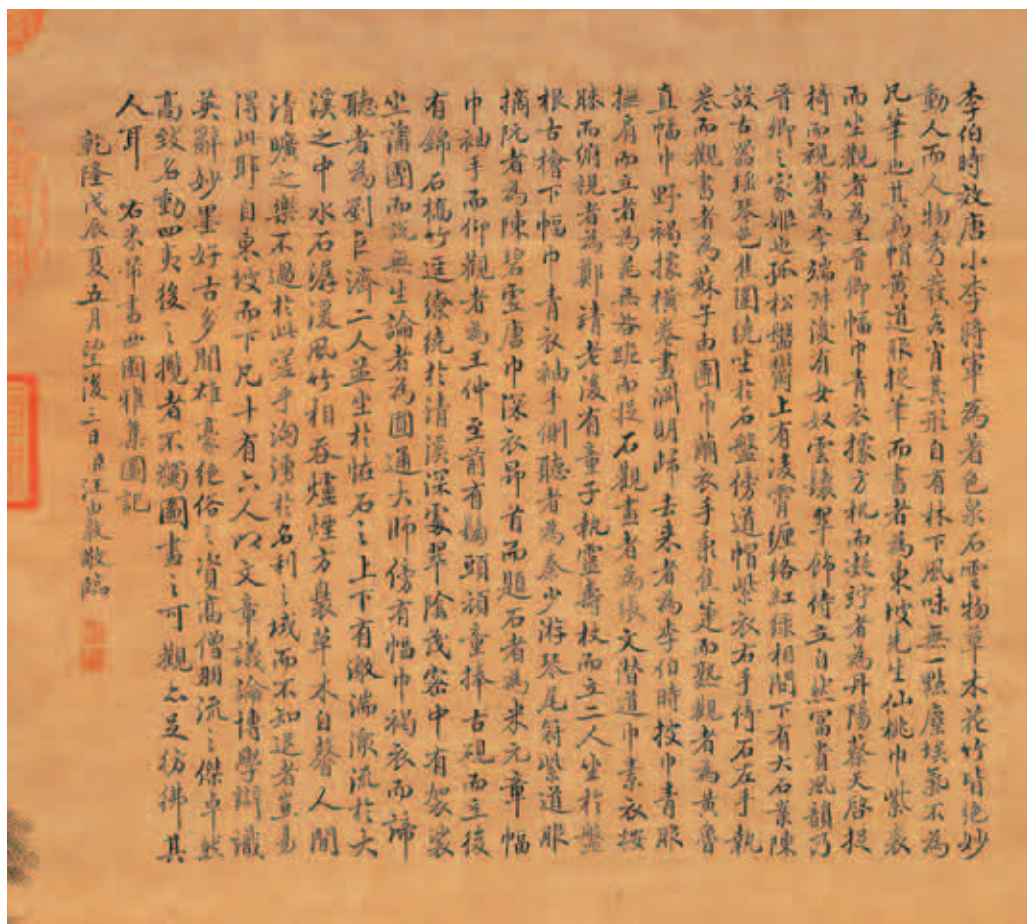
以表達文人風流脫俗的高雅情趣，這



清 黃楊木雕西園雅集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傳)李公麟 西園雅集圖 卷 絹本 長144.7公分,寬3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丁觀鵬摹仇英西園雅集圖 局部 汪由敦臨米芾書西園雅集圖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汪由敦〈臨米芾書西園雅集圖記〉(圖二)可供參考。畫面中共有五組活動，卷首松樹下一高一低的几案分別為以蘇軾寫詩、李公麟作畫為主

的兩組人物，接下來背對太湖石的兩組為於石上揮毫題字的米芾和依樹彈阮的道士陳碧虛，最末一組為竹林中談論〈無生論〉的圓通大師與劉巨濟。畫家以白描的手法，著重每一位人物的定名，畫面中的元素十分單純，僅有老樹與湖石，像是忠實的將參與者一一記錄。



圖一 清 黃楊木雕梅花、文字臂擱 長22公分,寬7.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次聚會之所以能傳世是因為李公麟為此事作圖，後來米芾又根據此圖作記。但是宋代的繪畫著錄中並沒有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的相關記錄，元代時的于立、姚文煥分別有〈西園燕集〉的題畫詩傳世(註二)，而米芾〈西園雅集圖記〉的文字，則遲至清代才編入咸豐六年《涉聞梓舊》本《寶晉英光集》的「補遺」部分，只是明代中、後期的詹景鳳(一五三二-一六〇二)和趙廣生曾讀過該文，因此西園雅集圖及圖記沒有留下宋代清晰的足跡，反而給後世更多想像的空間。

儘管這起事件可能並非歷史上的真實事件，但是〈西園雅集圖〉作為繪畫的題材，卻一再被繪製流傳，傳達明清對文人雅聚的理想圖象。目前存世的西園雅集圖有各種形式，參考院藏(傳)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圖二)，畫中人物一旁均附人名標示，卷尾有文嘉書〈西園雅集圖記〉。傳米芾所撰的〈西園雅集圖記〉各版本也略有出入，院藏(清)丁觀鵬摹仇英西園雅集圖上有清乾隆戊辰年(二七六



圖六 清 黃楊木雕西園雅集筆筒 之三 米芾題字與陳碧虛彈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黃楊木雕西園雅集筆筒 之四 圓通大師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黃楊木雕西園雅集筆筒 之一 蘇軾、王詒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黃楊木雕西園雅集筆筒 之二 李公麟作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傳世圖和圖記的多種版本可以了解，西園雅集題材代表的是北宋末年蘇東坡等一時文化俊彥的聚會，圖繪中蒼勁的老松、嶙峋的湖石和枯木橫槎、綠竹猗猗等元素，象徵文人的文化圖象，再深究西園雅集性質，與會的眾人均深具文化涵養，長於詩文書畫與音樂，不僅涉獵儒學並兼含

佛教與道教，而且其中八位因與蘇軾交往，後來都成為元祐黨人，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團體聚會，這些特質形成中國文人文化的理想典範，遂使此一題材成為明清流行的文化圖象。

仔細觀察筆筒上的雅集人物，最為突出視覺的是芭蕉林下老松旁斜擺

著的長几，四週圍坐著一群表情愉悅的士人，手持筆者為蘇東坡，對面坐在高背椅子上的是主人王詒，身後立者為家姬，工匠巧妙的利用原材向內側深凹的自然狀況，使長几有足夠擺放的空間，有趣的是，似乎所有人的視線焦點集中在几旁坐於石上讀書的蘇轍，而不是蘇軾。（圖四）

逆時鐘方向而行，順著老松的引導，高高居於樹間壁穴上者為作畫中的李公麟（圖五），畫家背對著觀眾而坐，借由觀畫者專注的神情與眼神，間接傳達畫者高超的能力足以吸引眾人的注意力。順著左側樹稍滑溜而下，兩人倚樹、臨石，聽者一面凝視彈阮者一面轉身，似乎十分動

容，而背對觀眾彈阮者，昂首高視，樂在其中，也將我們的視線帶向左側這組正題石中的米芾。（圖六）

米芾一手背身後一手高舉，姿態自信飄逸，身側童子高捧硯台而立，左側的竹林間，流雲掩映，兩處高臺高懸溪流之上，檯面深廣合度，雖有小橋階梯，卻無徑可及，清淨獨立。高臺

之上，圓通大師面露微笑，彷彿面對所有的觀眾，緩慢篤定的娓娓道來。（圖七）筆筒展開時有如一幅長卷，工藝家以自己的角度選擇與佰人物及場景，詮釋這場傳頌中的文人聚會。

整個筆筒經由樹林、人物的指點連成一氣，每一場景均具有各自的空間，設計巧妙，一上一下錯落安排，不著痕跡，人物的姿態生動，用刀圓順，衣褶流暢，表情鮮活，充分掌握雅集時愉悅高雅的活動氣氛，果然如圖記文字所言：「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註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有關筆筒請參考嵇若昕，《匠心與仙工：明清雕刻展·竹木果核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九。西園雅集部分請參考梁莊愛論，《理想還是現實——西園雅集和西園雅集圖考》，收入洪再辛選編，《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一九五〇—一九八七》，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二一一—二二二。衣若芬，《〈梧棲史公案——西園雅集〉》，《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一九九三年三月，頁二二—二六八。
2. （清）陳邦彥等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四十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